

那天我没回家，父亲急坏了。一天都没吃好饭。一听门口有动静，就忙向门口跑，如是三番，着魔似的。半夜里，他就睡不着了，步行着进了城，到了我的学校。

爹，你怎么来了

□ 阎凡利

那时我在滕州的一所中学上学。那天早晨上晨读的时候，传达室的大爷来喊我，说门外有个乡下人来找。我忙跑向了学校大门。原来是我的父亲，正胆怯的站在墙根眼巴巴的等着我的出现。秋风吹着父亲满头的雾发，俨然随风而舞的枯草。当父亲看到我从校门走出，眼里便流出一种光，那种光很亲很浓很暖和，暖和的我的泪唰地流了下来。我上前握住父亲的手问：“爹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父亲很激动，把我看了又看，才说：“你娘挂牵你，让我来看看。”周末我准时回家，这是习惯。可这个星期，我没回去。望着满头霜雾的父亲，我只好撒谎说：“昨天老师把我们

几个优等生留下了，给我们温习了一下课。”其实，我昨天被同学喊去爬山了。我知道我这谎撒得很蹩脚，很对不起父亲。可父亲听了很高兴。他郑正的交代我：老师让你留下，你就留下，别想家，嗯！”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几个同学来找我，见我正和父亲拉呱，就问这个乡下人是我什么人？是我父亲吗？我才想告诉他们。可父亲忙摆手说：“不不，不，我是他远门的叔，进城路过这儿，来看看。”我不知父亲这是咋了，父亲显得很慌，像偷人东西被抓住似的。他忙告诉我：“你没事我就放心了，我该走了。”说着从腰里掏出两块钱

塞到我的手里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没走多远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好好听老师的话！”我含泪向父亲点头。父亲看我把头点地很重，就很满意，然后就高兴地走了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那天我没回家，父亲可急坏了。一天都没吃好饭。一听门口有动静，就忙向门口跑，如是三番，着魔似的。半夜里，他就睡不着了，步行着进了城，到了我的学校……

当时我还有一点不明白，那就是父亲为什么在同学面前不敢承认是我的爹爹呢？直到很久很久的以后我做了父亲，我才知道：父亲，是一个多么沉重的称呼啊！

大娘心脏主动脉瓣膜置换，视力锐减，饮食起居都是大爷细心照料。铺床叠被，端茶倒水，以及递药喂饭，嘘寒问暖，有时一连询问几次、征求再三，始终和颜爱语，不厌其烦。

平凡才是真爱

□ 牛飞雁

我的大爷大娘，1956年结婚成家，一生养育仨儿俩女。在五、六十年代，生活贫困、用度匮乏的时期，他们油灯土炕，恩爱相搀，住着低矮的柴门草舍，每天奔忙于田间地头，劳碌于锅前灶后，炊烟伴着尘土，汗水洗着老茧。我的大爷执教于乡村小学，我的大娘则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妇女，在儿女们接连降生的喜悦中，过着半耕半读、和谐融洽的农田生活。他们是那样地平凡朴素，默默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。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由于改革开放，人间巨变，他们已经迁居在台儿庄古城近处。一双老人年逾金婚，桑榆暮景，更觉情深义重、恩爱弥坚。

在过去艰难的岁月中，他们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，仿佛一湾静静的溪水，滋润着自己的生活，滋润着他们的儿女后辈。他们彼此分享、共同拥有的幸福，就是儿女们的成家就业，就是孙子孙女们的健康成长。然而在五十多年的生活磨砺中，他们的感情却是那么地和谐融洽、相敬如宾，令我们做晚辈的深感可钦可仰、可歌可泣。生活琐事，总免不了磕磕绊绊，而我的大爷大娘，却从没因为鸡毛蒜皮的是非争吵不休，即使言语不合时，也绝不会声达户外，远近皆闻。他们的声音分贝低婉细微，总是春雨冬阳，喁喁切切。

十几年前，我的大娘由于心脏主动脉瓣膜置换，更兼视力锐减，饮食起居，都是我的大爷细心照料。铺床叠被，端茶倒水，以及递药喂饭，嘘寒问暖，有时一连询问几次、征求再三，始终和颜爱语，不厌其烦。在风和日丽的四季好景中，我曾见头发斑白的大爷，吃力而又愉快地骑着人力三轮车，带着我那同样头发斑白的大娘，徜徉在街头巷尾、月河堤畔。风雨泥泞，相濡以沫，在夕阳晚景里，他们互为手杖，搀扶倚偎，欣然知足地品享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我却始终感动着那夕阳余晖中的银发，那眷恋的眼神，那关切的细语。年轻时他们是雏雉的双燕，年迈时他们是蹒跚的老牛。不知为啥，在那平凡淡泊的生活细节里，我却总是能够呼吸到梁实秋的芬芳文笔，总是能够联想到徐志摩的浪漫诗情，这就是我的大爷大娘，我可亲可敬的父母长辈！

我记得有一位摄影家，用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了父母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这一组组照片上的《俺爹俺娘》，便成了弥足珍贵的亲情记录。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，可我从我的大爷身上看到了父亲的身影，“事诸父、如事父；事诸兄、如事兄”，身为平庸后辈，我只能以此寥寥数语，表达我的满怀情愫，如此而已！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然而老一辈的生活琐事，将永远停泊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由衷地希望普天下的老人们都能温馨和谐、健康长寿！当此物欲膨胀、婚姻感情风雨飘摇的时代，寄望每一个家庭，多一分温暖；每一对夫妻多一份关爱。让人间真情洋溢在温馨的时光里，充满在平凡的生活中。

哥，晚上练摊吧

□ 马计亮

俗话说：一方水土，养一方人。枣庄不大，消费水平不高，但是枣庄人幸福指数颇高，据说在全国幸福指数城市排行榜的位次不低。枣庄人不讲究穿，不讲究喝，不讲究行，但讲究吃，讲究玩（以打够级为主），更讲究仲夏夜的夜生活是否丰富，因为枣庄人讲义气，好朋友，就催生出了枣庄著名的夜间练摊。

不信，看看枣庄人夏天练摊的套路：“哥，晚上练摊吧？”“不练了，昨天喝多了。”“那咱不喝酒，光吃饭，拉拉呱，听说附近有家新开的小摊还不错。”“那好吧，我真不喝啊。”到了小摊……“老板先来一份麻辣小龙虾、四串鸡翅、一盘蜗牛，30个羊肉串”，“喝点吧？”“别喝了吧。”“少喝点儿，你咋就这么娘娘！门儿呢”“那好吧，一人一瓶啊。”“行！”一会儿……“老板，再来两瓶！”又一会儿……“老板，再来半扎散啤！”又过一会儿……“服务员，再来一扎散啤，一半冰的，一半常温的，兑着喝！”再后来……牛羊肉串、腰子、马步鱼一股脑上了桌子，到了夜里12点，“换个地吧，我安排。”第二天。“哥，晚上练摊吧？”“不练了，昨天喝多了。”……

看这套路，大家一定很熟悉吧，因为作为枣庄的本地人，似乎大家都在重复和经历这个套路。说到练摊这个词，已经在枣庄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了。枣庄人喜欢练摊，所

以练摊的地方也就鳞次栉比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多到几乎枣庄的每条路都有练摊的地方。拉上几盏电灯，摆上几张小地八仙和小马扎，支上炒菜的炉子，放菜的案子往路边一放，齐活了，地摊就成了，筷子是一次性的，餐巾纸是粗糙的，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和奢华，只有这么的简单和任性，当然，小摊必须有几样拿出手的绝活才行。练摊时，想吃什么在菜案子上随便点，如果想吃鲍鱼，对不起，这个真没有；如果想吃海参，对不起，走错地方了；如果想喝茅台五粮液，对不起，请去大酒店。因为枣庄的小摊就是布衣老百姓光顾沉醉的地方，是平民肆意挥洒情趣的地方，是幸福在心中慢慢酝酿、幸福指数徐徐升腾的舞台。所以枣庄练摊的地方，普通点的只有花生米拌黄瓜、水煮毛豆、酸辣土豆丝、辣子鸡等枣庄的家乡菜，这也是枣庄人练摊时的最爱，稍微奢侈点的就是烧烤摊，也叫撸串。喝的最多的就是啤酒、扎啤，其中三斤一杯的扎啤居多。在炎热的晚上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穿上大裤衩和背心，撒拉着拖鞋，约上几个朋友往地摊一坐，沐浴着徐徐的清风，聊聊天，叙叙旧，调侃侃，笑话段子一个接一个，偶尔还能听到哥俩好，三桃园，四季财，五魁首，六六顺，七个巧，八匹马，九连环，满堂红，在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中，兴致来了，把背心

一脱，站起来光背上阵，三斤一杯的扎啤一口气喝下去绝不含糊。酒喝多了怎么办，没事，只要感情深，吐完继续喝，因为酒桌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兄弟长、兄弟短，要的是“感情深一口闷”，谁叫咱们是兄弟呢！练摊，练摊，练的就是这个情，练的就是这个味，练的就是这个胆，练的就是这份豪气！

可以说，练摊是枣庄人一年当中最疯狂的时候，最爽最嗨的时候。每次练完摊，看看地八仙底下——横七竖八满地的酒瓶，粗劣的餐巾纸白花一片，鸡骨头，花生壳、烟头遍地都是……简直是“满目狼藉”。练完摊的枣庄人，大抵是醉醺醺滴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地离去，有的还会在路上吼上几嗓子，昭示着枣庄人练摊后的愉悦与欢畅。

枣庄的练摊，魅力何在？大酒店的环境更优雅，菜更精，味更美，但在枣庄人看来，练摊要的是感觉，要的是满足，要的是惬意，要的是舒爽，与人的层次和酒店档次高低无关，这也许就是练摊的魅力所在，枣庄人的幸福源泉所在。

今天晚上的你我他也许就会收到短信或电话：“哥，晚上练摊吧？”

这门卫有意思

□ 金戈

“我正准备离去，电话铃响了。“谁？”他吼着，“是行长，行长好！”他把屁股从凳子上抬起，由于起得急，凳子倒在了一边，身子成立正姿势，然后弯着腰，回答着行长的话。

门卫就是守门的，看好门是他们的职责。

和门卫打交道有时很有情趣，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某银行。当时是送为棚改项目建设写的贷款申请。

欲迈入，一人从伸缩门一旁探出头来，叫到：“干——干什么的？”方发现淡蓝色的服装加上一个大盖帽，我明白那职业装的含义。“找行长。”“行——行长开会。”“哦。”我应诺着。“那就等等吧。”我想着，便进入了他待的小亭子。

“你，你——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他绷着脸问我。”“我是甘霖镇政府的。”“哦。”“甘霖镇政府的刘——刘勇认识吗？”你说的是刘副镇长吗？”“是的。”他坐直了身子，

手扶了扶二郎腿看着我。接着说，“他——他是我家侄子。”“哦，你是刘庄的。”“是的。”他点了点头，然后用手触了触脸颊，用眼的余光瞟了瞟我。“前年刘勇在农业办跟我干……”他把二郎腿放下，“哦。”他笑笑，“你好！你好！”然后，点了点头，把身子低了一下。

正说着，一位70多岁的老人提着大袋子欲进来，“干——干什么的？老头！”“有破烂嘛领导？”“没——没有，快走！”门卫向他吼着。“老头，收破烂，收——收到这——这来了，也不看看——这是什么地方。”他忿忿地嘀咕着，我看了一眼他，他又一次低头弯腰，向我笑笑。“你和刘勇还联系吗？”“好——好几年没联系了，他小时候在-在



村里住，搬走十多年了。”“哦，是这样的。他行，他老子是县领导，升迁很快。现在我倒是跟他干了。”“哦，你跟他干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结巴的语调抛弃了，快节奏的语速仿佛天晴而来的骤雨。“差——差不多开完会了。你——你进去看看吧！”我正准备离去，他的电话铃响了。“谁？”他吼着，“是行长，行长好！”他把屁股从凳子上抬起，由于起得急，凳子倒在了一边，身子成立正姿势，然后弯着腰，回答着行长的话。”……

送完文件后，我走过门前，正巧四目相对，我向其打着招呼。他低着头，抚弄着手机，点了点头。